

徐文長逸稿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六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跋

書田生詩文後

田生之文稍融會六經及先秦諸子諸史尤契者蒙
叟賈長沙也姑爲近格乃兼并昌黎大蘓亦用其體
棄其皮耳師心橫從不傍門戶故了無痕鑿可指詩
亦無不可模者而亦無一模也此語良不誑以世無

知者、故其語亢而自高、犯賢人之病、噫、無性也。

跋停雲館帖

待詔文先生、諱徵明、摹刻停雲館帖、裝之多至十二本、雖時代人品、各就其資之所近、自成一家、不同矣。然其入門、必自分間布白、未有不同者也。舍此則書者爲痺品者爲盲、雖然、祝京兆書、乃今時第一、王雅宜次之、京兆十七首書、固亦縱然、非甚合作、而雅宜不收一字、文老小楷、從黃庭樂毅來、無間然矣。乃獨收其行書、早朝詩十首、豈後人愛翻其刻者、詩而不

及計較其字耶、荆公書不必收、文山公書尤不必收、重其人耶、噫、文山公豈待書而重耶、

書丁肖甫書退卷

日月之蝕、所繫者大、故食而救、更而仰、合天下之人宜也、一人之目眚、而愈關一身及一家、故眚而療、愈而誦、合諸相知者、數人亦宜也、雖然、若吾友丁君者、敏而好學人也、入其目、畜於他、日出乎身、加乎天下、安知其目之所繫不大哉、其友徐子旣誦之、復爲之引、

徐文長通雅卷之六
跋陳白陽卷

陳道復花卉豪一世艸書飛動似之。獨此帖既純完。又多而不敗。蓋余嘗見閩楚壯士裹馬劒戟。則凜然若罷及解。而當繡刺之綑。亦頽然若女婦。可近也。非非道復之書與染耶。

辨

林唐二義士辨

某常覽元僧楊璉真伽發宋諸陵。至有爲收葬者。或云唐珏。或云林德陽。諸家羣鳴。先後牴牾。掩卷已信。

移矚復疑、夫冒險收骨、精誠動天、事僅隔代、而俾節
義之士、掩抑失真、此居鄉達人、所以附髀與悼者也、
吾師季先生論學明經、多所著述、至古典殘闕靡不
據理折衷、於是博觀義士載籍、至晞髮集、謝翱冬青
樹引、別唐玉潛、乃撫然高詠曰、知君種年星在尾、茲
固唐公舉事之符契、與并采諸記、編爲一書、每於篇
中、疑不經者、專裁數語、而後宋陵終始、如執燭而宵
觀、登山岡而共舉、鍾者灑然是矣、何者、先生讀書不
拘舊文、故其考事、雖句鈞章、稿要歸於理、所主謝詩、

豈在渺茫也。謂種出唐手自掩葬可知。星在尾次又
戊寅不爽。此則朋友之間拱手交贈。高其義而寓言
之。非若後人想事風咏。又何所可疑哉。故於元史書
年之異。所以直斷其爲氣有不平也。至脾臆記高孝
骨脫。正合林詩雙匣之語。乃訂二陵先掘而收。又居
然信矣。其他瑜瑕並指。絲縷互證。篇章而然。難細論
也。以某所觀唐公奇節。每爲之扼腕。悲酸。至如景熙
者。其所結知。皆謝翺。鄭樸。翁懌。賢豪。憐長。秋悲。故
主之人。荷白骨而封諸杯土。固其夙懷而立可辨者。

所以不爲者此當其時必有事機不暇及今亦不能
強爲之說不然則詩歌形諸寤寐其激烈凄楚之聲
可以貫虹動日豈一文墨士詠事者比耶先生於此
非故優唐而劣景熙也懼名實不相循而考據者將
無賴也且唐以義士使其俛首就木讓美不言似無
不可而景熙何人又肯冒虛名襲人之功行如有知
也此固其赧赧然將欲起黃泉而立與人語者嗟夫
故舊已矣典籍尚存求之者或未博博者或未精耳
不然聯髮集亦宜學士耳目之所及者而顧獨俟先

生發之退之有云、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真、諱不信、欺雖然、以孟兼子常諸君、豈不好古者、猶且兩是、依違、不敢拂毫一斷、則不以當時杜口諱言、未有明證、可據故耶、又豈皆越不好古之罪耶、

說

一、愚說

童允和者、予父夔州公外家之後也、少嘗讀書家、近市、遂隱於賈、乃自號一愚、數請予著其說、予遲之又而益堅也、一日問之曰、若所謂一愚者、何居、允和前

而對曰姪家也市熟於市之故矣蓋地之器如市而人之黠者亦莫如市人既以黠而御器則又有黠者焉以黠而御黠其黠愈高其利愈厚雖然久之而未嘗不敗也若夫愚者則不足以御器矣則又有愚者焉以愚而御愚其愚愈篤其利愈薄雖然久之而未見其敗也是以姪也退而守一愚予應之曰子之言市也其人則買也其見則進於道矣老子不云乎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子其果愚矣乎其真良賈矣

徐文長逸稿卷十六

終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七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贊

外兄若野翁真贊

其人則今也而學則古其廛則市也而質則魯其貌則頽然而迂也而其御之於禮也則翩其楚楚似余也舅抑似余也母

祝相士小象贊

準豐以凝目，炯而精，頤口而癯，身可以知人。此祝子之貌，而吳子摹其神。雖然，神以目遇不爽，其信神以筆遇少虧，其真此所以賤有迹而貴無形。人知此可以相君於紙子，知此可以相人於庭。

五鷹圖贊

桓典張綱，李鷹范滂，騰者最猛。西京張湯。

大慈贊五首

有一善男，偕一信士，奉此大慈，令我述諦。我索皮囊，空空如也，了無諦義。適一長老，餉白芍藥，插我瓶。翠

借供大慈再拜以書四十二字今而數之五十二耳
而了無際譚打渴睡善男信士亦爲誰耶一笑而已
好春天氣士擲剡藤副松煤二令寫雪篠我亦忘記
是耶非耶亦記得否我則醉矣都不能記情董情董
舍利舍利訊諸神本尤智尤慧 效龍樹偈

其二

遵正經易際打哄難非熟非妙非神着熟着妙着神
而攙撮躡躡一交跌下鵲竿你問我是誰是打羅的

王三

變相觀音

其三

至相無相，既有相矣。美醜馮延壽狀，真體何得而狀。金多者幸於上，悔亦晚矣。上上上。醜觀音

其四

身太長，衣太剩，額太廣，而在面之諸根太倩，倘起而立，纏倒脚，跟踏踏，踏踏，如不信，吾問諸吳道子，始信。雅俗且無論，呵呵與居士來，我還有一啞謎與善男子啜。真和假笑，倒了周軍閥，你若不知，叫一箇善打虎的，在元宵問。長衣觀音

其五

大慈上方，偶爲人所污，雕去不補，空卽是色，無集道滅苦，穿靴吃肉，赤脚赶鹿柴也。愚參也魯。不全觀音

陳氏三世圖贊

松齋栢軒丹山

於惟南雄，實亢陳宗，壘壘羣山，公嵬作峰，迨及兩藩，入粟典募，贊公之緒，如芑茂豐，今其邈矣，瞻之無從，令孫繪公，聚於一堂，無橋不梓，無鳳不凰，金紫六區，映此溪楓，後昆寶之，過客斂容。

錢伯性贊

業醫善琴

肥不隱骨、脊不隱肉、奇聳在額、秀合在目、彈琴鑄鼎、服沙、養玉、炮炙、雷公、咬咀、枹樸。

綸師象

雲門寺僧

笑語識拜、綸師在寺、不動不言、綸師在紙、筆精之神、幾奪太始、寺耶、紙耶、等無有、二學徒宗之、此是影子、他年泥塑、仗苴芻指。

楊本兵像

嘗守紹興

向沾於牧、桑梓德星、今重於朝、殿廷履聲、而馬能盡、於丹青、向也羔羊、大夫委蛇、今也麒麟、上公威儀、又

焉能固守其肖於去思之祠形管庶幾敢告史氏

張翰撰彈琴象贊

昔年操軫在彼燕京。今夕之撫乃在雲門。操燕京者。遙憶其爲瀛洲學士之弄撫雲門者。親得之爲高山流水之聽。以貌於圖。嗒焉無聲。儼昭文之不鼓。忘虧與成。

五老觀太極圖贊

至道難形，亦復難說。圍之則元公之一圖。撒之則伏羲之一畫。兩儀四象。此其胎之。五行萬物。此其破之。

默而識之，則渾然無不備也。細而察之，則各非其非，而是其是，未見詣其際也。諸叟聚觀，果孰徹其諦也。

劉將軍贊

彼武者武將軍，則文觀其貌以知其人。蓋詩書禮樂，比於郤穀之倫，未昌其祖，喜衍於孫。

嚴君像贊

領之髯盛於營，頰之頰酒所攻，滿如月而穆如風，可以知其中。此巨川嚴子彷彿之形容也耶。

張鄉人像贊

鄉人張子工繪而巧取影鏡中自肖厥貌予初出關
遇之於道屬我贊之值杏花笑

張長治像贊

早年束帶佐宰長治

平聲

歸有餘抱遂發於詩其詩何

似既清以越綠水紅蓮游鯉潑潑人亦有言郊寒鳥
瘦胡君豐頤而廣其味惟其如此出故不窮日哦以
咏如待扣之鐘

周鴻臚像贊

匪白其衣而皎其姿翩彼振鷺游於鳳池載筆以趨

錚然其佩，手代天書。云胡不貴，敬恭翼翼。不忒其主，命此貌圖，亦侍不去。

猿獻果羅漢畫

爲狐爲猿，予則莫察。各具佛性，而聽說法。桃實以獻，乞師轉語，不昧因果，免墮野狐。

書劉子臣小像

昔子夏以出入所見，交戰而癯。今吾友劉君，未嘗有慕於紛華盛麗。若子夏所見於出入之時者，而貌亦甚癯何耶？蓋其爲人大肆力於文，非上古語不道。昔

太白嘲子美苦吟而瘦，余數見君談詩，似短子美思，欲出其上，其癯宜矣。且古謂列仙山澤之癯，今君之癯，豈其流耶？則又去詩人遠甚矣。尚俟具眼者知之。

張鳴教小象贊

癯而肥，於思於思，戰勝以肥。仙人姿，孫吳老佛靡不究。早脫晚逃，終入殼。允哉其爲橫渠之後。

白鹿朱蝙蝠靈芝瑞艸爲仕人壽圖贊

代

祿貴其百，福貴其洪。靈芝玉茁，以肇箕嗣之良弓。瑞艸翠交，以徵庭氣之鬱勃。有臺有菜，如岡如陵。黃髮

貽背保其家邦、矧在御之琴瑟、儼關雎之雌雄、召齊
齡而一德、亮共享以千鐘、蓋其始也、既造端之有自、
及其至也、察上下而無窮、顧厥詞之不斐、愧周南之
國風、

雲長公象贊

於維壯繆、一寸之赤、懸於膽肝、溢於面顏、我聞曇師、
公顏白晢、微醃不丹、維此繪事、一汰重棗、薄絳兩顴、
其貌既肖、其神靡靈、有禱必應、主人之意、欽公大義、
詎於福田、人亦有言、聰明正直、竟陟而神、哀公之陟、

適以直故宜神其魂。狡吳賊魏今其鬼矣。腐鼠孤豚物貴不朽人其可以成敗論人。

程君像贊

號海霞

吾始見君於柳州之筵也。高冠修裾儼然學子。今君令貌於開府之幕也。華巾道披蕭然羽士。蓋早幾嚙起。終若蟬蛻。斯稱其爲海霞子歟。殆無忝於人之稱謂。

朱鄉人像贊

彼冠之玉外澤而中空。龍門枯桐此貌之古。外癯而

中充太山喬松是爲鄉閭表也火珠里之朱翁

宗孫像贊

西河種鬣遮頰相子之清髯而不鬣是宜早飛顧猶
晚鍛古人乃云士貴晚成不見良工不以樸示人

袁生像贊

號鳳竹

取翁遺金買書以讀讀罷而簫下鳳於竹餉我以橘
肉贊是屬鄉里少年子不俗

婦翁嫗像贊

時伯方訟其季

爲甥於館翁嫗實天今拜於貌能不愴然兩女而夫

中道棄捐、飯翁飯媪、實維兩男、斗粟可春、已哉、慈闈
王刺史宇和像贊

雙瞳之秀、似許靈寶、靈寶相公、公守以老、公須以短、
風不可搖、罄欬笑言、亦助蕭蕭、貌公斗冊、抑而不揚、
令我作頌、竊太史公、光叶公傳留侯、以爲魁偉、而狀貌
乃如好女、於乎此、其所以爲子房、

友人某充秦幕、書記出小像索贊

君將遠行、托書此圖、君髮尚玄、我雪其顛、憶在錢塘、
泛舟西湖、豈真髮玄、且雪其膚、君今秋實、而歛其華

君且強仕，我集於枯。欲留君象，朝夕見君象，不可留。
瞻彼隴雲。

其二

月面膽鼻，目河海口。此外之形也，德藏於心，書工於
肘。此內之神也。歲月正與，今將仕也。此合內外而知
其有成也。

某仕人壽圖贊

代

掌故於越，臯比登筵。別駕於吳，用蒲以鞭。廉訪豫章，
分道而僉。師道則南人，北斗是詹。桃李雖無言，意存

於默然樂只君子邦家之翰百祿綬之胡不百年

臥龍畫贊

龍見則田龍躍則淵不淵不田倚此海山神物於人
理固有然泥踏蠖屈仕隱之間求諸古昔其隆中耕
稼之年乎

陳介石小像

紫金里有高士工五言敲一字短須撚斷數莖紫

丹山公配駱氏碩人贊

夫子有禮而相楚儀淑人無儀惟酒食是議儉其粧

豐其姿是為世之女師

柳愚谷先生像贊 代

以詩勝者多癯以道勝者多不癯也而先生處於癯不癯之間以德勝者多壽以才勝者多不壽也而先生值壽不壽之際此乘除之偶然未可以強其同而歸於異而予所可知者當師雙溪之門為吾先子之所畏

題雲長像身後有平贊

孔釋以道尸而祝之遍滿胡越公尸而祝願與之福

乃獨以節道譬大塊，無物不有，用以養人，節則孤撐萬仞之峰，凜人心魄，孰寫此圖，丹顴紫鬚，鬯弓韜刀，嬉於山隅，嬉於山隅，語顧其雛，猶不忘魏與吳。

史氏夫婦象贊

史氏諱楹，字曰仰之，椽於幕府，涅而不淄，一賂百金，擲之如土，幕府曰楹女，潔似我，試以文書，質而且藻，幕府曰楹女似我，艸厥配曰潘，贅婿餽姑，食果而甘，亟索以組，次及姑飯，必有酒肉，每直空囊，脫簪以贖，孀十五年，哭夫教子，子既明經，女亦良婦，生則同室。

名、田、水、月、姓、無、鬼、兮、
灰、則、同、穴、象、則、同、織、贊、則、同、德、贊、者、爲、誰、譚、公、維、私、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八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銘

端溪硯銘

先生携入獄中者

演易治書汝則從予白水蒼山我寧不汝俱譬諸小
白毋忘帶鉤仲毋忘檻車

羅經銘

斗霄懸北姬且指南道者妙用在股掌間

石磬銘

客話餘煮茗罷兩三聲秋月下

竹秘閣銘

閣臂以書停毫摹想是故刺王氏父子於上

其二

王右軍書絕倫錢王孫勒臂閣象以浴鴛更灑落

中硯銘

大則若舉小便於携而易潤於處惟爾縱咫而橫半

其數

上聲

是謂得中之制用以爲身之矩

鼉磯硯銘

面有四星似箕其二沒於池而底則七儼然北斗列次以其常不見也故

戲之用僧

張一行事

箕翁舌領河水斗何之化七豕隕而爲石兮歸野史

碗銘

飯於人何德飯於已何力

海螺銘

唇之便笑而不言或以其喟不言而笑其聽人之謔已而已則不諱者與

衣袖銘

語則舉默則止小人軒軒君子幾幾

其二

有口而不語爾取。有口而不啜爾節。

錢伯升秋葉池硯 錢業醫工書

葉塘製古石有芒主人工者書與方箋百艸模二王

竹秘閣銘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蠅頭蚊脚握中其管。閣以擎之。墨不流肘。刺竹爲閣。創驚妙手。妙手爲誰。應堯張叟。

鏡

谷之神內衆聲其靡盈視之闇然虛而不明鏡之茹
賦衆形其靡渝捫之經如明而不虛旣虛且孰兼其
精古人有言目憐心

又小研

我從拘纍爾伴肺嘉一字而關吉凶獨責中書君也
耶

徐文長逸稿十八卷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九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記

借竹樓記

龍山子名
雜字子肅

辨而趣深于莊蘓

龍山子既結樓於宅東北、稍並其鄰之竹、以著書樂道、集交遊燕笑於其中、而自題曰借竹樓、方蟬子往問之、龍山子曰、始吾先大夫之卜居於此也、則買鄰之地而宅之、今吾不能也、則借鄰之竹而樓之、如是

而已。方蟬子起而四顧指以問曰：如吾子之所爲借者，特是鄰之竹乎？非歟？曰：然。然則是鄰之竹之外，何物乎？曰：他鄰之竹也。他鄰之竹之外，又何物乎？曰：會稽之山，遠出於南而迤於東也。山之外，又何物乎？曰：雲天之所覆也。方蟬子默然良久，龍山子固啟之。方蟬子曰：子見是鄰之竹而樂，欲有之而不得也。故以借乎？非與？曰：然。然則見他鄰之竹而樂，亦借也。見莫非鄰之竹而樂，亦借也。又遠而見會稽之山與雲天之所覆而樂，亦莫非借也。而胡獨於是鄰之竹使吾

子見雲天而樂弗借也。山而樂弗借也。則近而見莫
非鄰之竹而樂宜亦弗借也。而又胡獨於是鄰之竹。
且誠如吾子之所云假而進吾子之居。於是鄰之東。
以次而極於雲天焉。則吾子之所樂而借者。能不以
次而東之。而其所不借者。不反在於是鄰乎。又假而
退吾子之居於雲天之西。以次而極於是鄰。則吾子
之所樂而借者。能不以次而西之。而其所不借者。不
反在於雲天乎。而吾子之所爲借者。將何居乎。龍山
子矍然曰。吾知之矣。吾知之矣。吾能忘情於遠而不

能忘情於近、非真忘情也。物遠近也。凡逐逐然於其
可致而飄飄然於其不可致、以自謂能忘者、舉天下
之物皆若是矣。非子則吾幾不免於敝。請子易吾之
題、以廣吾之志。何如。方蟬子曰、胡以易爲。乃所謂借
者、固亦有之也。其心虛以直、其行清以逸、其文章鏗
然而有節、則子之所借於竹也。而子固不知也。其本
錯以固、其勢昂以聳、其流風瀟然而不冗、則竹之所
借於子也。而竹固不知也。而何不可之有。龍山子仰
而思、俯而釋、使方蟬子書其題、而記是語焉。

百昌齋記

艸以蒿名者二。一曰昌陽，廣長而劔脊，根之節亦齧齧，齧若鹿樞之鞭，然好生泥澤中，采葉乾之以烟帳，簣力可奔蚊，虱仲夏午節，家粟其根，屑雄黃以和酒而飲，殊苦且辛。又家插葉簷戶，神厨間云以辟惡。一曰菖蒲，今世所珍，虎須者是也。圖經尤重之，不啻甲乙昌陽爾。而文學中六子號之，有甚於圖經者。世所珍者，購之滿百鉢，因名其齋曰百昌。今予記予願常往觀，欲奪其一而不可，嗟夫，虎須之重於圖經也。

則曰宜諸藥。又曰服之可以壽。甚則以仙中。六子之
馳與世之珍與予之欲奪也。非以藥以壽以仙也。悅
目耳苟欲用於午。虎須者可取。昌陽者而兼之。耶。廣
成子之告黃帝也。有曰百昌皆生於土而歸於土。歲
時記又引呂氏春秋云。冬至後五旬。菖葉生。呂氏月
令無此語。要未得廣成意。吳人於正朔懸栢柿與櫛
於堂。曰百事吉。予記百首齋亦効之云。百事昌。特少
一柿耳。幸種之不妨一噓。

虛室生白齋扁記

代

南華有言、虛室生白矣、而必先之以瞻彼闕者、何謂耶、蓋白不能以自生、而生於虛、虛不能以自虛、而生於闕、一室之間、積焉藏焉、物無所不飽焉、猶大庭氏之庫也、猶姜里之楛、而夜不見月、與星也、是不虛也、不虛也者、不白也、當其不白、苟闕焉、能自虛、自虛焉、自白也、愚故曰、白生於不藏、尤生於不閉、不閉者、闕也、猶重門洞開之謂也、他日南華又云、室無空虛、婦姑勸礪、政與此相印、發故學道者、苟能舍其藏、不鑿其戶、道在矣、雖然、黑與白、冰炭也、老子莊生一家

也。莊貴生白，老貴守黑，家人示盾也。是不然。月一月也。晦朔則黑，弦望則白。生矧吾儒亦曰闇然而日章，闇非黑而章非白。耶。世人以文害辭者，往往牽泥若此。南雄翁小叔名某字某者，有扁曰虛室生白，叔室吾女，少而敏，可以語道者，托吾記，遂記記爲誰女之父趙其氏堂名也。

天馬山房記

天馬山在松江郡城西北二十五里許，相傳爲干將鑄劍所，舊名干山，至唐天寶間始改今名。寶華亭九

峰之第八峰也。九峰者曰鍾寶山、曰余山、曰細林山、曰玉屏山、曰羅山、曰鳳凰山。而鍾寶最勝。其勝以嘉樹林、曰機山、曰雲山。則最名。其名以二陸嘗讀書其處。是八山總。天馬爲九峰。去天馬皆不過里許。旣轉相映發。復有不列於九峰者。曰小赤峰。與天馬時殆若賓主。然夫緇黃之流。遇一丘半壑。往往剪結其間。然按志紀八山者。竝否。獨天馬、琳、梵多。至數十區。以故羽人、劍客、羈遊、嘯侶、踵接、肩摩。竟亦不知其何故也。此外則有大卯黃浦。遶其東西。皆不過幾里許。而

大海相望亦僅在百里間噫可想見其趣矣華亭璩仲玉氏始居城郭中隆慶壬申喪其考考以茲山屬藏遂結廬奉母氏居之亦遂讀書其中至是來遊南都一目予於市門而交之久之甚相得將別爲予陳天馬跡如右所書者使爲記以予觀於仲玉神昂而睨多白多稂而不爲稂所擊其傲而將有所逃也自謂比高於墓於茲山者之三先生其把筆與錐而忽一振也自謂伯仲於二陸然此豈足爲仲玉多哉夫仲玉之來也得於天馬者不爲不多矣予顧曰此不

足以多仲玉耶。仲玉其必不以予言爲然矣。予聞仲玉善白蓮本師，苟過之，試以予言質之，然不然見矣。

豁然堂記 前半幅點染故佳

越中山之大者，若禹穴、香爐、蛾眉、秦望之屬，以十數，而小者至不可計。至於湖，則總之稱鑑湖，而支汜之別出者，益不可勝計矣。郡城隍祠在臥龍山之巔，其西有堂，當湖山環會處，語其似大約繚青縈白，髻時帶澄而近俯雉堞，遠問村落，其間林莽田隰之布錯，人禽宮室之虧蔽，稻黍菱蒲蓮芡之產，畊漁犁耨之

具紛披於坻窪烟雲雪月之變倏忽於昏旦數十百里間巨麗纖華無不畢集人衿帶上或至遊舫冶尊歌笑互答若當時龜齡所稱蓮女漁郎者時亦點綴其中於是登斯堂不問其人卽有外感中攻抑鬱無聊之事每一杯曠煩慮頓消而官斯土者每當宴集過客亦往往寓庖於此獨規製無法四蒙以辟西面鑿牖僅容兩軀客主座必東而旣背湖山起座一觀還則隨失是爲坐斥曠明而自取晦塞予病其然悉取西南牖之直辟其東一面令客座東而西向倚几

以臨卽湖山終席不去而後向之所云諸景若舍塞
而就曠却晦而卽明工旣訖擬其名以爲莫豁然宜
旣名矣復思其義曰嗟乎人之心一耳當其爲私所
障時僅僅知有我七尺軀卽同室之親痛痒當前而
盲然若一無所見者不猶向之湖山雖近在目前而
蒙以辟者耶及其所障旣徹卽四海之疎痛癢未必
當吾前也而燦然若無一而不嬰於吾之見者不猶
今之湖山雖遠在百里而通以牖者耶由此觀之其
豁與不豁一間耳而私一已公萬物之幾係焉此名

斯堂者與登斯堂者不可不交相勉者也。而直爲一湖山也哉。旣以名於是義，將以共於人也。次而爲之記。

萬佛寺記

去京師六十里所邑曰房山。山曰大南峪，有地一項，初結菴一區，以居僧能貴。其後中人某某輩以南地，頗廣且勝，又邑界也。暑雨冰霜，往來者衆，背僂肩頽，而無憇止，思有以擴之。乃稍出醵金，其黨旁及募者，以屬貴。起嘉靖辛亥迄萬曆己卯而寺成。寺有殿三。

楹東西翼倍之。廚沐之楹。視其殿。計將以聲衆也。置
巨鐘一以飲衆也。爲井一以表衆也。爲浮屠一而佛
之數則盈萬。遂名寺曰萬佛。至是工竣矣。乃來請記。
今夫主人之召客也。無弗敬者也。然客三數則暇十
則警百。則皇皇然惟恐其或失矣。夫敬一也。而有暇
與惕之分。則以客多少之故也。此何以異於合芻泥
金碧以成佛。而以納之其廬。其人之驟而望之也。一
則寥寥然。十百則總總然。至千且萬。則奕奕然。接之
且不暇。况得而易之乎。然此猶以敬言也。至其畏也。

亦靡不然。設幽都獄具而以怖夫，不類其始觀夫一
署也。矍然至三五則愀然，至十則毛豎而却走矣。夫
上智者不待敬且畏而自善，下愚者畏之而後善。若
夫敬而成善者，多中以上之人也。人之稟上與下者
少，而中者多，則設起敬之具以成其善者，多者勝而
少者不勝。佛而至萬敬之具多矣。吾故以是某某輩
喜而輒爲之記。然吾聞貴有戒行，是庶幾於敬者，以
故今得從萬佛遷主御建慈壽寺中。

諸暨學記

暨之學目國初於今二百餘年新者三而復圯師靈
岡受業是者亦以居肆不專告擬新焉顧艱於徵發
會有廢館錢與學畝歲入爲銀凡若干兩計稍足辦
於是悉取堂閣曰明倫曰尊經若殿廡諸宇一新之
禮樂之器壞勿備者補且易之而射之圃舊不垣爰
湮爲閭舍者復且垣之始萬曆癸未之十月閏三月
乃落今夫有司之作公宇百姓之作其私家工竟則
有司告落於大吏匠告於主人而已矣縣長吏之作
於其學事工也而道則師也亦可徒落之而已耶則

必有以詔之苟詔之而泛且襲其故之說猶勿詔也
今爲故之說者二曰學以明倫吾安得不曰明倫曰
學以務尊經而窮之備實用毋勦舊括吾安得不曰
窮經省舊括然明倫而必強追以古膠庠之迂習尊
經省舊括而令盡舍其制科一意於絕韋則法堂艸
且深數尺矣又何庸於取屋肆而新之耶今夫忿戾
與婉愉均動於形色也忿戾爲勞婉愉爲逸泛記與
專精均役於心思也泛記爲勞專精爲逸人情莫不
惡勞而喜逸且逸之效博而勞之效微也而今之爲

子弟於家爲士於類者顧舍婉愉便忿戾黜專精崇
泛記如此乎其惡逸而好勞舍效之博而群趨於效
之微也此何說耶意者詔之者之迂而人苦於從如
吾前所云也故不得不悉畔而去之耶然而易忿戾
爲婉愉務專精舍泛記其勞逸之相去旣如彼而倫
由之而日明經由之而日窮以尊效之相百也又如
此亦可委曰迂也而苦於從耶鑿之於病者也布方
同也而引劑異也則病有愈有不愈他人之詔明倫
與尊經也布方醫也予之詔明倫與尊經也引劑醫

後文長過希／卷十九
也。雖然之詔也。非通詔也。不病者不俟於布。方矧曰。
引劑。吾敢謂暨之士盡病耶。僚丞某君。某均與於作。
且詔董役者。某則勞爲多。

刑部題名記

代

刑部之有題名始。尚書白公昂歷若干年而萬公鐘
復修之。白公有記。萬公未及記而遷吏部以歸。其後
何公鰲始復爲記。大約白公之舉是役也。其序長武
直以蒞官爲先後。不問其位次而萬公則更之。先長
次。石侍。又餘其下方。以便再書。瑣至邑里遷代。亦

復不遺、然而趨建、置別浴、革以及諸司分合之詳、蒞政官守之法、而又繼之以勸戒以示後人、則白公創始之勤、不可少也。至是若千年矣、其爲長貳、又若千人矣、茲而不繼、後將益荒、匪直無以示後、且重違前人、故予謹書長貳諸公於石、如舊法而贅之以言曰、古之詮圖經者、其藥石之名備矣、及唐而修本艸、拾其遺而不載者、無論數百種、皆補羸而決滯者之資也、至於名鑿劑療之案、若其人之姓氏、邑里、則自和緩扁倉、以至於近代之朱李、蓋有後先相望、而歲不

勝書者、使後之爲醫而漫者、則亦漫而已矣。其謹者、則必求得其人、曰某也、用某方、療某疾、吾謹視之、而其法始不乖否、則亦漫而已矣。今形之補羸而決滯、猶之醫其牘也、猶之醫之案其用某法以治某事也、猶之本艸與圖經之藥物也、而不著其人之名與氏、則於和緩李朱亦漫焉、不知其爲誰而莫適所宗矣。由此觀之、名氏之著與湮也、豈細故耶、創者倡矣、而繼者不和、則亦久而相與入於湮矣。

三賢祠記

溧水有倉曰便民者在日球湖之去縣可五十里所湖濶而險輸者多覆又以其遠須守南畿將卒苟不以時至則不得支支則邑長吏又不得數往視於是守則得侵耗支則多爲將卒所掊剋民苦之及賀侯某者來知溧問民所疾苦有言其不便者侯於是徙球湖倉倉於紅蘭埠埠去縣可二十里許邑長吏可旦夕一往返則畿甸來就支者長吏便輒往臨民有所恃徒卒禁不敢多索斗升又近也易守無侵耗無風波也無覆民坐失三患得三利而侯爲政又且

先大體廉仁以才今其去召之日月爲御史若干年矣而民思之爲祠於某所祠成乃因某人來請記於予且曰繼侯令有傳侯某繼傳侯令者有吳侯某其賢猶賀侯也民竝德之將亦竝祠之抑亦可竝記之耶予以賀侯方在要津吳侯方在邑今茲之舉似不能無疑於好事之口若傳侯則譴者也民何附而何援哉用是益知二侯之果有惠於深也賀侯於倉之役旣明白如是而吳侯則列賦書十數條其欲甦其民皆數諍於大吏而後得傳侯嘗爲鄉約書數百言

閭閻如與父子家人語，要皆非容易事。事雖不同，同歸於仁。辟如上黨之參、滇之苓、粵之桂，皆足以治蠱而起僵，皆陳藏器之所稱，而同其譜者也。

修郡學記 語能纂要

郡學自府梅公某修治以來，至於今若干年，復就圯。隆慶戊辰，植廣德岑公某自南垣出知，再新之。計所新：先師殿一廡，以列賢者；東西二門，中外櫺星三，卿賢之祠一，凡四事而七。所爲屋之間者，六十有一。其昔所未有：南西館以居諸生者二，殿於鄉賢祠以脩。

儀者一亭於射圃以待觀者一凡三事而四所爲屋
之間者又四十有一總之屋之爲間者百有二其諸
工費銀以兩計者四百八十有奇方事事責其成於
丞某某始己巳某月日至庚午秋八月而落成學官
子弟某某等若干人相與言曰茲役也舉則盛矣工則
巨矣德則不可以忘矣而跡則易以湮蓋書諸於是
礪石紀其略如右相率而告書於某某曰古之作巨
者有書然書止以記時而已無他辭辭者非古也雖
然乃學校之興士則辭焉可也而近世碑而辭於學

者莫如新建公。共言大約謂新學在有司。新已之學者在士。噫至矣。某則竊從而繼之曰。學新而舊。舊而復新。若循環然。今日有司相繼而興者是已。士於已之學新而舊。舊而復新。必使若湯之盤銘然。將屬之誰耶。某不敏。敢以是爲諸君書。乃若岑公治多不可述。意者如詩之有泮水闕宮。以別紀魯僖公之作。斯則稱其體耶。

蜀漢關侯祠記

蜀漢前將軍關侯之神。與吾孔子之道。並行於天下。

然祠孔子者止郡縣而已而侯則居九州之廣土自
都城下至虛落雖烟火數家亦靡不醵金構祠肖像
以臨毳馬弓刀窮其力之所辦而其醜也雖婦女兒
童猶懼忻踴躍惟恐或後以此於事孔子者殆若過
之噫亦盛矣愚以爲侯之所以致此於人者有二其
君子見其大則以爲仲謀以大國之君請婚於侯而
罵其使羈旅於強曹沙其禮遇一夕去弗辭最後見
逼至欲徙避此豈若舉將帥中無與伍者衆庶見其
小則多取裨官小於中語羣居而竊異或播諸絃歌

往往自相咄咄如所謂操閤侯與嫂於一室及手办
布妻皆正史所無事而人共信且詫之然而愚以爲
此皆不足以盡侯也論人者貴舉其全而見許於人
者亦問其許者之人爲何等孔明大賢也翼德至親
且貴且猶見短自翼德以下皆無當其意者而獨許
侯爲逸倫絕羣先主英君也爲侯報吳寧失其國而
不悔彼二人者皆親見侯於平日而深得其全寧若
後人所云君子與衆庶從區區一二事間各據所見
數其美而稱者比哉若孟子之稱孔子不同也要其

極則直舉其高第若宰予子貢有若之所稱者以答
公孫而後孔子之聖始不可以名言故予之論侯亦
惟據孔明先主之所以致意於侯者而後侯之美殆
不可以數而盡不如是而後之祠侯者顧獨盛於孔
子不亦有遺議耶馬水口在萬山中爲備胡要地比
設叅將領衆三千人遼東李君某爲今寧遠伯冢嗣
世稱名將軍以才勇忠廉奉 朝命領其事至則節
縮已奉營侯祠爲殿者三爲門者一竝三楹而兩廡
之壯潔勿後役始懼趨君戒勿亟越若干月而成適

適公書抵某某至自燕令記之遂記

稽古閣記

代

凡學之設以明倫使明倫而止於子輿氏之所謂菽
提愛親敬長已也則人人取諸其身與心而足矣何
煩於問諸人問諸人且無所事又何煩於稽諸古惟
其自愛親敬長之端推而至於國家天下之大其禮
樞於五其數大者三百而細者多至於三千於是學
者欲自創而爲之則不給欲自思而得之則時有限
而用不可待而古先聖賢固已各竭其心思而試諸

行事歷數千百年之久，會諸人之長而筆之於經，以待後來之取，非一人一時之所集，蓋爲高之丘陵，爲下之川澤，吾夫子所稱文武之方策，所致力於杞宋之文獻者，皆此道也。諸經之不可以忽，而後之學者必有事於稽之者，蓋如此。其後關外馳者，過於懲咽，遂欲盡束文字，直取明心，其意本以救支離之弊，而不善學者，頓入於滅裂而不可繩。稽古之義，且視爲贅疣，矧其地與其廬舍，曾有及之者乎？我明凡府州縣所在，必置學以明倫，又往往置閣曰稽古，以佐之。

惟山陰有學，乃未嘗置閣，近坐前說蓋不及之矣。今
貴溪徐君某賢而多文，猶留心於教事，始營之，會有
當贖金者，以告予，予請於省大吏，閣遂成，舍高三
丈，有三尺深，加三之一，廣倍之，始甲戌仲冬五日，至
乙亥望而落之，噫，古人過闕則趨，過廟則肅，是有斯
觸，則必有斯應也。今閣之成也，非諸子稽古之觸乎？
雖然，當其未闕，苟有應於稽古者，不聚於闕，猶稽也。
誰得而禁之？今其既闕，使無志於稽古者，即聚於闕，
猶不稽也。又誰得而禁之？是在諸子。

養賢堂記

代不用

國初縣學籍諸生廩膳二十人、增廣倍之、於是有號房以輩居此兩等者、有膳堂以食二十人於其中、則業專而勤惰亦易以考、迨弘正以來、至於今、附學者多至四五百人、不特號房無以容、并前兩等生皆散處於外、而廩生亦罷食於其堂、堂或廢或存、在山陰者廢且二十餘稔、莫之言復、會今某侯來知邑事、比及三年、幾於無訟、爰及士類、文教大興、旣而念曰、魯觚不告、羊不可不存之、方構堂三楹於宮之右、扁

曰養賢以待二十人之聚食，冀以專其業而考其勤惰，如前日焉。諸生相與奮起，復圖識於石，以竊比於書紳，令詞請記於予。予惟天下之事，惟實之崇而名亦不可廢。今天子有廩以食諸生，有司作堂，以便諸生之食，與諸生食之，而不敢無所用心，以嬉此實也。作堂而必扁之，以養賢而復碑之，以闡其養之之義，此名也。彼不策而勤者，力於實而無待於譽於名矣。萬一有惰者，雜於其間，俯而食，仰而見扁與碑焉。曰：此爲養賢設也。吾飽賢之粟，得無孤賢之稱矣乎。

如此而猶爲名之無補於實殆未然也故予爲作養賢堂記而謹書侯之世與構堂之時曰侯

人名某以辛未進士知縣事堂始於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

史氏橋記

則水牌東南有洲若干某去昌安門可五里環洲而居者不下千餘家而史氏居十之二乃多在洲中其後有史某者從洲中徙北岸自是族人往往有北徙者歲時禮會輒以舟苦之則易以木橋木橋善圯則

又未免以舟其後某之從子曰某者罷判府歸計所
便乃捐錢買北岸可橋地長廣並丈有二尺遂治洲
北路稍率衆貲枕洲而北爲石橋長可五丈濶減其
四始某年月日越幾月而成洲尚北當舟而始會者
旣便之而茲橋所關涉北則有三江抵海東則曹娥
江凡行旅賈販之往來百餘里中宜無不便者非直
史氏然也橋旣成衆圖碑之碑成來告書遂書之

正義堂記

事有一倡而和者三百人不數月率銀爲兩者千一

百四十有奇、買地百畝爲畦者、三千有六百、屋之間
大小合四十、諸果材蔭木不與焉、若此者、可以爲利
乎、曰利矣、曰利將以何爲、曰以冢其鄉之殤也、曰冢
何規而用利也多若是、曰殤不冢則已、冢則未可以
百十限歲月計也、故用畦千以待蔭、屋七以待襯、餘
二千以召種、屋十以召屋、儲其息以備新與祭、地宜
種又宜守、屋一以居守、又一息之以給守、屋五、畦六
百、免息以來種、鬼疑厲、神以臨之、觀音大士關壯謬
張英濟三尊者、時所崇、民所視聽也、祠之、屋同堂以

三王之神祠之屋以一此皆先後構然也而中自爲
堂者三耳堂而南屋者四肱堂而東西屋者各三耳
者小不適用肱者差可小用凡大集議若大役必於
堂夫若此者由前而言利矣由後而言利乎抑議乎
曰噫義矣匪直義也仁禮知信諒之矣夫仁者何慚
隱是也惻隱故冢舉而義成冢舉故規酌而智效規
酌故祭創而禮興祭創故冢不爽役俗不偷窳而信
立吾故曰諒也容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是舉
也倡之者公鄉人白子某也白子曩見一寄觀於禪

而三其變始而踣再而潰終而亾矣故今之始冢之義終向者惻隱之在也雖然我以義始能保人之不
以利終耶曰無之苟有之則是人能惻隱而彼不知
有羞惡此子輿氏指以爲非人者而彼甘心焉豈真
非人人而奪鬼必且非於鬼客有後至者聞之再拜
而起曰諾姑置堂伺記敢以記煩曰吾不敏始聞嚮
是者侈將以爲凡有事於茲堂者未必盡義也故詰
然不詰則亦不知凡有事於茲堂者盡義也董子曰
正其義不謀其利乃不知事固有謀利始足以正義

者不然易何以曰利物足以和義哉故知是舉者謀利而正義者也堂何名曰正義曰宜客何名曰受采曰彌宜

三省殿記

神祀於下土尊且靈者楚有玄帝蜀有梓潼帝君而江右則有天師張氏三神者雖分位不同主教亦異然至於翊衛國運爲上下尸德福則譬之殊谷內呼響應自一而帝與師也歷代崇之至我明猶大有隲賚自文皇帝役武當列聖承之其報典罔

不克虔。今上嗣位，實惟狗齊，凡有設施，朝舉夕應，時和谷熟，物無天殤者，八年於斯，既乃作而思，若曰：凡茲大順，將人力不至於此，予將益爲民請命於百神，於是減省尚方，益發大長秋歲羨，求淨土閻浮生，而以慈悲住世，歿而有利於羣生者，而宮之，又治作，杠梁道路之妨於與步者，凡所疾苦於民，如已貽之，其求以脫民之疾苦也，如脫於己，於是侍衛之臣，若某官某君某某輩，謀所以祇承德意，效涓滴助滄溟者，乃得都城之西南，曰菜市口，地可若干畝，有餘。

構殿一區肖前所稱三神者以居之而名其殿曰三省、謂楚與蜀與江右也。工竣因某請記於某。予惟天下之事惟不私於己而利於人則不問其人爲何人其事爲何事皆可以贊化理而不害其爲經苟私焉則名雖正也而實則非卒亦不免於禍以予觀於曩時假斥邪恣佃請舉琳官梵土而一歸之其家籍中類皆士大夫爲之然爲之而未見其卒能全之者至於舍宅爲宮寺舍其財與業以爲資雖匹夫匹婦也猶千百世稱其人肖其像遺廟於其子孫未有窮也。

而况於侍衛之臣，又况於仰體君上為民祈福之意者乎？由此觀之，為正與邪，未可以虛名徇也。遂感而為之記。曰：殿之構始某年月日，越幾月日而成。費金若干兩，殿若屋為間者凡若干，至扇鎖焚修則謹擇道士曰某，與其徒若干人，以克非其人則易。